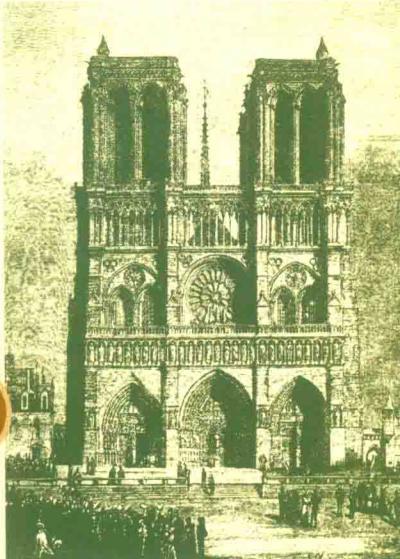


教 育 部 统 编 《 语 文 》
推 荐 阅 读 从 书

巴黎圣母院

[法] 雨 果 / 著 陈敬容 / 译

经典名著
口碑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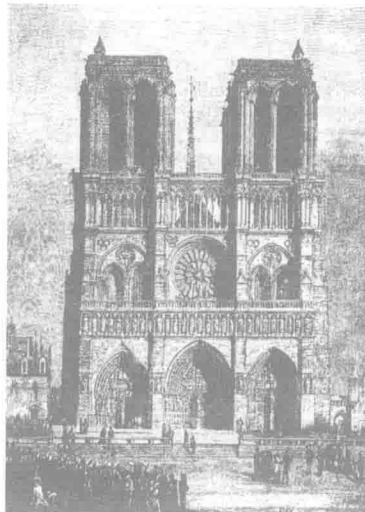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 育 部 统 编 《 语 文 》 推 荐 阅 读 从 书

巴黎圣母院

[法] 雨 果 / 著 陈敬容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著;陈敬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
ISBN 978-7-02-013740-4

I. ①巴… II. ①雨…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5597 号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装帧设计 李思安 崔欣晔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8 千字
开 本 650 毫米×920 毫米 1/16
印 张 34 插页 1
印 数 1—50000
版 次 198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740-4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必修）》编写

2018年7月

从2017年9月开始，在国家统一部署下，全国中小学陆续启用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统编教材加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内容，更加注重立德树人，鼓励学生通过大量阅读提升语文素养、涵养人文精神。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大型文学专业出版机构，长期坚持以传播优秀文化为己任，立足经典，注重创新，在中外文学出版方面积累了丰厚的资源。为配合国家部署，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广大学生课外阅读提供服务，我社在总结“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出版经验的基础上，邀请专家名师，经过认真讨论、深入调研，推出了这套“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丛书收入图书百余种，均为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书目，基本涵盖了古今中外主要的文学经典，完全能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阅读需要，对增强孩子的语文能力，提升写作水平，都有帮助。本丛书依据的都是我社多年积累的优秀版本，品种齐全，编校精良。每书的卷首配导读文字，介绍作者生平、写作背景、作品成就与特点；卷末附知识链接，提示知识要点。

在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

儒敏教授，给予了“去课程化”和帮助学生建立“阅读契约”的指导性意见，即尊重孩子的个性化阅读感受，引导他们把阅读变成一种兴趣。所以本丛书严格保证作品内容的完整性和结构的连续性，既不随意删改作品内容，也不破坏作品结构，随文安插干扰阅读的多余元素。相信这套丛书会成为广大中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和家庭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8年3月

导 读

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巴黎市民沉浸在庆祝主显节和愚人节的狂欢中。格雷沃广场上，一位波希米亚女郎的优美舞姿吸引了成群的观众，她婀娜的身影和森林女仙般轻盈活泼的舞步，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由衷的赞叹。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美丽而不幸的卖艺女爱斯梅拉达。《巴黎圣母院》(1831)的故事，便围绕着她的遭遇展开。这是一部闻名遐迩的浪漫派小说力作。它的作者维克多·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他是天才的诗人，声名卓著的剧作家、小说家和热情洋溢的社会活动家。

雨果于一八〇二年出生，一八八五年去世，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经历了十九世纪法国所有重大的政治变革，目睹了拿破仑帝国的兴衰、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第二帝国的建立与崩溃以及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法国资产阶级彻底战胜和消灭封建势力，直至建立完备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他的数量惊人的创作于是分别打上了十九世纪法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印记。

雨果自幼多才多艺，尤其热衷于文学。他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刚满十六岁就夺得图卢兹百花诗赛的金奖，被夏多布里昂^①赞

①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浪漫派作家。

为“神童”。他十九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二十岁开始尝试戏剧，二十一岁着手写小说，直到八十高龄，仍然笔耕不辍，为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文学遗产。作为文学家，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和领袖。他为诗剧《克伦威尔》（1827）写的长篇序言，对当时统治法国文坛的古典主义展开了全面的清算与批判，并明确提出了崭新的浪漫主义诗学理论，被誉为“浪漫主义宣言”和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他的戏剧《艾那尼》（1830）在巴黎的首场演出，成为浪漫派和古典派的一场“决战”，两派观众，营垒分明，首演的成功，被认为标志着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胜利；他的《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九三年》等长篇小说，在全世界广泛流传；特别是他在法国诗歌艺术上的建树，至今尚未见有出其右者。

由于母亲的影响，雨果的早期作品充满对王室的热情赞颂，但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保王主义者。随着时代的步伐，他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时期转变为自由派，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成为坚定的共和派，在第二帝国时期无畏地与拿破仑三世的专制独裁作斗争。他曾为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的斗士伸张正义，曾经开放他在布鲁塞尔的住宅，给一八七一年被迫害的巴黎公社社员作避难所。当然这并不意味雨果赞同无产阶级革命，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的确出自一片至诚。雨果是个人道主义者，他深信人道主义是拯救社会、改善人类处境的济世良方。在这种信念推动下，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对那个奴役人、压迫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人的社会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巴黎圣母院》是雨果的第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浪漫主义小说，一八三一年初版问世。此时正值雨果在一八三〇年革命的影

响下,从保王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因而作品鲜明地体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意识和对人民群众的赞颂。小说以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为背景,通过一个纯洁善良的波希米亚女郎惨遭迫害的故事,揭露了教会人士的阴险卑鄙、宗教法庭的野蛮残忍、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和王权的专横暴虐。作者明确指出,迫害爱斯梅拉达的,首先是教会的当权人物——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他因自己罪恶的欲念得不到满足,便疯狂地陷害这个无辜的少女;其次是宗教法庭,他们以偏见迷信为依据,严刑逼供、制造冤案;还有逢场作戏的贵族公子弗比斯,从精神上打击、摧残了这颗纯洁的灵魂;最后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最高体现者——国王——亲自下令绞死“女巫”,并残酷镇压了企图救出爱斯梅拉达的人民群众。

作为浪漫派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巴黎圣母院》在艺术上处处体现了雨果所倡导的“美丑对照”原则。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即使源于现实生活,也被大大夸张和强化了,在作家的浓墨重彩之下,构成了一幅幅绚丽而奇异的画面,形成尖锐的,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巴黎圣母院》的情节,始终围绕着三个主要人物展开:波希米亚女郎爱斯梅拉达、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孚罗洛和敲钟人伽西莫多。善良美丽的少女爱斯梅拉达是巴黎流浪人的宠儿,靠街头卖艺为生。她天真善良,富于同情心,乐于救助人。因为不忍心看见一个无辜者被处死,她接受误入“乞丐王国”的诗人甘果瓦为自己名义上的丈夫,以保全他的性命;看见伽西莫多在烈日下受笞刑,因口渴而呼号时,只有她对这个丑怪的敲钟人表示怜悯,把水送到了他的唇边。这样一个心地高贵的女孩,竟被教会、法庭诬为“女巫”“杀人犯”,并被判处绞刑。作者将这个人物塑造为善与美的

化身,让她心灵的美与外在的美完全统一,以引起读者对她的无限同情,从而对封建教会及王权产生强烈的愤恨。

克洛德副主教表面上道貌岸然、德行高超,过着清苦禁欲的修行生活,而内心却渴求淫乐,对世俗的享受充满嫉妒。他自私、阴险,为满足自己的欲念不择手段:他出于淫欲指使敲钟人劫持爱斯梅拉达;他出于嫉妒刺伤弗比斯却嫁祸于爱斯梅拉达;他因得不到爱斯梅拉达的爱情便想将她置于死地。这是一个扭曲的病态的灵魂,伽西莫多只是肉体上畸形,克洛德却是精神上畸形。他愈是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人间的欢乐,便愈是仇恨世人,敌视一切。他煽动宗教狂热、制造迷信、散布对波希米亚人的偏见、伙同王家检察官残害人民。他既是宗教伪善和教会恶势力的代表,又是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牺牲品。作者企图说明,在反人性的宗教戒律约束下,一个卑劣渺小的灵魂如何因自身的异化而变得更加邪恶。

伽西莫多的形象和克洛德副主教恰恰相反。他外表丑陋,内心崇高。他也爱慕爱斯梅拉达,但这是一种混合着感激、同情和尊重的柔情,一种无私的、永恒的、高贵质朴的爱,完全不同于副主教那种邪恶的占有欲,也不同于花花公子弗比斯的逢场作戏。这个驼背、独眼、又聋又跛的弃儿,从小就受世人的歧视与欺凌。克洛德收养了他,像使唤奴隶一样役使他,他也就像一条狗一样盲目服从主人的意志。但在爱斯梅拉达那里,他第一次感受到人心的温暖,这个外表粗俗野蛮的怪人,从此便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热情寄托在爱斯梅拉达身上,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为她赴汤蹈火,可以为她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种推向极端的美丑对照,绝对的崇高和邪恶的对立,使小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能卷走读者的全部思想感情,使人们产生强烈的爱与憎。也许,这正是浪漫主义小说魅力之所在。

在《巴黎圣母院》中,作者还怀着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巴黎社会

底层的人民——流浪者和乞丐群。他们衣衫褴褛、举止粗野，但在他们的“社会”里，却可以找到上层社会所罕见的互助友爱、正直勇敢和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与路易十一所统领的上流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这些“卑贱者”当中，爱斯梅拉达受到尊重、爱护；而在那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里，她却受到惨无人道的凌辱、迫害。小说中巴黎流浪人为救出爱斯梅拉达而攻打圣母院的场面，写得慷慨悲壮、惊心动魄，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七月革命中巴黎人民攻打王宫、捣毁圣日耳曼教堂及巴黎大主教府给作者留下的深刻印象。小说写到这里，还通过书中人物之口预言人民将起来捣毁巴士底狱，暗示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爆发。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这几乎由千年深日久而至千年且相当深地侵进石头里的字母样子呵，它们那特有的字体的奇怪式样和笔法不知标志着什么，你瞧起疑人明白那是一个中世纪的人的手迹。这些字母所蕴含的神秘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了作者。

他多方寻思，早力破胸那痛苦的灵现是谁，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幽怨的纪念者的印记留在古老城墙的每角上之谜才肯离身入世。

而在那时后，人们又曾翻过或者打摩过这堵墙，但是并不清楚究竟是哪一种原因，才改观下风下。因为时间太久，人们就是如此。

原序

几年以前，当本书作者去参观，或者不如说去探索圣母院的时候，在那两座钟塔之一的暗角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单词：

‘ΑΝΑΓΚΗ^①

这几个由于年深日久而发黑并且相当深地嵌进石头里的大写希腊字母，它们那种哥特字体的奇怪式样和笔法不知标志着什么，仿佛是叫人明白那是一个中世纪的人的手迹。这些字母所蕴含的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了作者。

他多方寻思，尽力猜测那痛苦的灵魂是谁，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罪恶的或悲惨的印记留在古老教堂的额角上之后才肯离开人世。

在那以后，人们又粉刷过或者打磨过这堵墙^②，已经弄不清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字迹就不见了。因为近两百年来，人们就是如此

① 希腊文，意为命运。

② 巴黎圣母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

这般地处置这些卓绝的中世纪教堂的。它们通体都遭受过摧残，内部的残破程度和外表上差不多。神甫粉刷它们，建筑师打磨它们，随后是民众来把它们拆毁。

因此，关于刻在圣母院幽暗的钟塔角落上的神秘的单词，连同本书作者悲伤地叙述的那个一向无人知晓的不走运的人物，除了作者在这里提供的一点脆弱的回忆之外，再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几个世纪以前在墙上写下这个单词的人已经不在了，永远不在了。也该轮到这个单词从教堂的额角上消失了。这座教堂本身或许也会很快从大地上消失吧。

正是由于这个单词，作者写下了这部著作。
——一八三一年三月

“HISTOIRE
DU
PARISIENNE
DE
LA
RENAISSANCE
ET
DU
THEATRE
FRANCAIS
AU
XVII^{ME}
SIECLE.”
PAR
M. DE
LA
GRANGE
D'ALTON,
AUTEUR
DU
“HISTOIRE
DU
THEATRE
FRANCAIS
AU
XVIII^{ME}
SIECLE.”
ET
DU
“HISTOIRE
DU
THEATRE
FRANCAIS
AU
XIX^{ME}
SIECLE.”
LE
TOME
PREMIER
DU
THEATRE
FRANCAIS
AU
XVII^{ME}
SIECLE.
PAR
M. DE
LA
GRANGE
D'ALTON,
AUTEUR
DU
“HISTOIRE
DU
THEATRE
FRANCAIS
AU
XVIII^{ME}
SIECLE.”
ET
DU
“HISTOIRE
DU
THEATRE
FRANCAIS
AU
XIX^{ME}
SIECLE.”
LE
TOME
PREMIER
DU
THEATRE
FRANCAIS
AU
XVII^{ME}
SIECLE.

定刊本附记（一八三二年）

人们宣告本书这一版里加进了几章“新”的内容，这可弄错了，应该说是“未印稿”。人家一听到“新”的，就以为是“新写的”，而放进这一版的几章却并不是“新”的，它们是和这部作品其它部分同时写成的，着手于同一个时期，来源于同一种构思，它们一直就是《巴黎圣母院》原稿的一个组成部分。再则，作者不能理解这种类型的作品在完成之后还能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是不可能任意发展的。照作者看来，一部小说所有各章应一起产生，一出戏剧所有各场应一起写就，这是相当必要的。不要以为构成你们称之为小说或戏剧的那个整体、那个神秘小天地的各个部分可以随意写成。接枝法和焊接法只会损害这一类型的作品。它们应该是一气呵成的，生就如此的。作品一旦出版，它的性质不论是否雄伟，只要一经肯定，认识和宣布，就如同婴儿发出了他的第一声哭喊，不管是男是女，它就是那个样子了，父母再也无能为力了。它今后属于空气和阳光，死活只好听之任之。你的作品是失败的吗？随它去吧，不要给失败的作品增加篇章。它不完整吗？你应该在创作时就使它完整。你的树木弯曲虬结吗？你不可能使它再挺直了。你的小说有病吗？你的小说难以成活吗？你无从把它所缺乏的生命力再赋予它。你的戏剧生来就是断腿的吗？我奉劝你不要

去给它装上木腿。

也许读者会看出加进去的这几章并非特地为这一版而写的，这个想法作者十分重视。本书的前几版之所以没有印出这几章，乃是由于一个相当简单的原因。当《巴黎圣母院》初版印行的时候，包括这三章^①原稿在内的那些文件丢失了。要么是把它们重新写出来，要么就随它去。作者考虑到其中有两章对知识的广博方面而言不无重要性，都是关于艺术和历史的，但没有这两章也无损于小说或戏剧的内容，读者是看不出它们的脱漏的，惟有他，作者本人，才深知这一脱漏的秘密。于是他采取了任其脱漏的办法。再则，假若必须全部讲清楚的话，那是他的惰性使得他在重写丢失的三章这个任务面前退缩了，他想还不如干脆去写另一部小说吧！

现在，丢失的这三章重新找到了，他就乘机把它们放还原位。

那么这里就是他的作品的全貌了。他原先想象的就是这个样子，他原先写成的就是这个样子，不管它是好是坏，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还是只昙花一现，反正这就是作者所希望的样子。

对那些尽管有着相当判断力但在《巴黎圣母院》里只寻求离奇情节和悲剧性遭遇的读者来说，毫无疑问会认为重新找到的这几章并没有什么太大价值。但或许会有另外一些读者，他们并不认为去对本书里隐含的美学以及哲学方面的思想加以研究是无用的事，他们乐意在阅读《巴黎圣母院》的同时，去辨认传奇故事里的非故事部分，然后，哪怕被人当做不无狂妄也罢，通过诗人的这样一部作品，去探索历史学家的体系和艺术家的目标。

由于认识到《巴黎圣母院》值得成为一部完整作品，也特别是为了上面提到过的那些读者，加进本版的这几章，将会使《巴黎圣母院》完整起来。

① 指第四卷第六章、第五卷第一章和第二章。

在其中的一章里，作者表达并且展示出一种不幸在他头脑里久经考虑并已根深蒂固的、关于当代建筑艺术的没落以及关于这一艺术之王死亡的见解——照他看来这个死亡如今已是无从避免的了。他感到他有必要在这里说明一下，他热切希望将来能证明是他错了。他知道，一切形式的艺术对于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有才华的新的一代，寄托着一切希望，他们正在我们的工作室里涌现出来。种子撒进了垄沟，丰收肯定在望。他只是担心（读者会在本版第二部里看出是什么原因）建筑艺术的古老土地会失去生机，这片土地好几世纪以来一直是这一艺术最好的园地。

然而当今的青年艺术家们都有如此饱满的生命和精力，并且可以说是前程无限，以至于现今私立建筑艺术学校的教师们虽则可厌，却不仅是在不知不觉地，而且是不由自主地造就着一批优秀的学生。这同贺拉斯^①提到的那位陶工正好相反，那位陶工只想制造双耳瓮，却做成了锅子。轮子一转动就做成了锅子^②。

可是不管怎样，不管建筑艺术的将来如何，不管我们的青年艺术家们将会怎样去解决他们的艺术问题，在我们期待着新的纪念性建筑的时候，还是把古老的纪念性建筑保存下来吧。假若可能，就让我们把对于民族建筑艺术的热情灌输给我们的民族吧。作者宣告，这就是他的这部作品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是他毕生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巴黎圣母院》或许展现了有关中世纪艺术的某些真实景象，这一卓绝艺术有些人至今一无所知，而更糟的是另一些人至今还不屑一顾。但作者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他自愿担任的工作。他已经再三为我们古代建筑作辩护，他已经高声指责过多种玷污、

①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著名诗人，其代表作《诗艺》，对欧洲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影响很大。

② 原文是拉丁文。

毁损和亵渎的行为。他会坚持不懈的，他决心要经常提起这个课题，他以后还要提起的。他还要不倦地护卫那些被各种艺术流派和学院派的圣像毁坏者们竭力攻击的历史性建筑。眼看着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到了什么样的人的手中，而且让现今的泥水匠们粗暴地处置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真是令人伤心。对于我们这些人，对于我们这些有学问的人，这些看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只向他们吆喝几声就感到满足的人，这简直就是一种耻辱。我们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指那些发生在外省的事件，而且还指那些发生在巴黎的事件，那些发生在我们的大门口，在我们的窗子下，在这座大城市里，这座有学问的、有报纸、有言论、有思想的城市里的事件。这种破坏文物的行为是每天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在爱好艺术的巴黎群众的眼皮底下，当着被这类胡作非为搞得狼狈不堪的批评界，公然被策划、讨论、着手、继续并被异常平静地导演出来的。在我们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我们忍不住要举出其中的几桩来说说。他们刚刚拆毁了大主教的城堡，那座式样寒碜的建筑，那倒还为害不大，可是他们竟还连带拆毁了主教的私邸，它却是罕见的十四世纪的遗物，拆毁的人竟没有把它同其余的建筑区别开来。他们把稻秧和稗草一齐拔掉，反正一样呗。他们扬言要把凡赛纳宫的美妙小教堂夷为平地，在那里修筑一个石头的什么工事。连多梅尼尔^①也不会需要那样的工事呀。民众耗费巨资去重建波旁宫这一废墟，却听任圣小教堂里豪华的花玻璃窗被大风^②刮掉。在圣雅克·德·拉·布谢里教堂的钟塔上，近几天来搭了一个鹰架，也许在最近几天里，在某个早晨就要开镐拆除这座钟塔了。一个泥水

① 多梅尼尔(1776—1832)，法国的将军。曾在一八一四年抵御第三次反法盟军的战役中受命保卫凡赛纳。

② 指春分秋分前后西欧常有的大风。

匠给人找来，准备在司法宫^①的庄严的塔楼之间盖一间小白屋。另一个给找来拆毁圣日耳曼·代·勃雷，这是座有三座钟塔的中世纪的大寺院。当然哪，还会有另一个被找来拆毁圣日耳曼·俄吉华教堂的。那些自称为建筑师的泥水匠都是由省政府或者官儿们给钱，而且都有绿色制服^②。他们假冒风雅，凡是对真风雅有害的一切坏事，他们无所不为。当我们写到这里时，说来可叹，他们当中的一个正在处置杜伊勒里宫^③，另一个正在从正中央砍伤菲立贝尔·德洛姆^④的前墙。看着那家伙刚刚用他那笨拙的建筑术厚颜无耻地来凿通这座文艺复兴时代最精致的正墙时，当然喽，这就不是我们这个时代一桩普通的丑事了。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巴黎。

① 司法官就是法院，全称是“司法女神的宫殿”。

② 指法兰西学院的制服。

③ 杜伊勒里宫(1514—1570)，十六世纪法国君主的宫殿。

④ 菲立贝尔·德洛姆(1514—1570)，十六世纪法国大建筑家，杜伊勒里宫就是他修建的。